

从目前的电影业态看,在高度发酵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下,影视界丢失艺术本体,被资本绑架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——

冯小刚炮轰“综艺大电影” “颜值”高 就能红？

赵凤兰

如今,电影业态越来越光怪陆离,用当下时髦的话讲叫越来越“任性”。当电视综艺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衍生出来的同名电影在马年春节档斩获7亿票房神话后,嗅到商机的同类综艺节目《奔跑吧!兄弟》紧步后尘继续奔上大银幕,成为新年贺岁档的又一匹票房过亿的黑马。

不走寻常路、不按常理出牌必然招致非议。近日,导演冯小刚在某节目的录制现场将“炮口”对准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畸形现象,认为综艺电影落入怪圈,某些作品过分营销而忽视本体,这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;将导致没有制片人会继续愿意投资一部严肃的、付出了很大努力的电影,国产电影不能给观众们留下“只要颜值高,不努力也能红的感觉”。他希望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业人士,都能够真正地关注华语电影的健康成长,不能只求快速赚钱不求保质保量。

只要颜值高,不努力也能红？

冯小刚的直言令不少业界人士倍感欣慰,也道出了许多在电影领域奋斗多年的电影人的心声。针对《爸爸去哪儿》《奔跑吧!兄弟》等许多圈外人在电影行业横冲直撞,成功赚快钱的做法,许多圈内人除了羡慕嫉妒恨以外,更感觉到是对真正的电影艺术的嘲弄和伤害,对认真做电影的业内人士尊严的践踏。因为它赢的有点让人匪夷所思,除了一些颜值较高的明星阵容外,它既无故事也无剧情更无艺术性,根本无法用业已成型的生产流程和创作规律来衡量它,更甚谈让观众从中获得营养和启迪了。但它却在成熟的电影理论体系和正常的电影评判标准之外,笑傲江湖,狂卷几个亿,将一些沉溺于电影事业多年、苦心钻研电影艺术发展的“正规军”远远甩在身后。有人笑称这种将综艺节目搬上银幕的“创举”属中国特色,就连好莱坞也闻所未闻,它火的令业界无语,甚至一度引起“什么样的作品配叫电影”的争论。

采访时,有业内人士认为:票房占优并不说明电影本身的胜利,“综艺大电影”的逆袭,与我国当下不成熟的电影生态、观众参差不齐的口味和多元文化的观影需求不无关系。电影是大众艺术,不同层次的观众对电影消费的“味蕾”和心态也不尽相同,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有足够的心智和阅历去理解、欣赏一部打



综艺大电影跑步向“钱”

动人心的有灵魂的作品;相反,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则热衷一些时尚花俏,能满足情感宣泄和视觉快感的青春电影,哪怕有些电影肤浅幼稚、支离破碎,他们也愿意为之买单,因为这些人去影院不全是为了欣赏剧情,品位审美价值等门道的,而是去看明星脸,颜值,偶像着装,有些甚至是去“泡妞”的。而《跑男》等综艺电影正是迎合了世界现,价值观尚未形成的一些年轻观众的观影心态。在这样一场盲目的消费里,观众即使被冠上“脑残粉”也阻挡不了他们用脚投票的热情。

不需要电影文学的时代

《跑男》这种中国影市生长出来的“奇葩”代表着当前世俗影业中较为普遍的群体,他们拍电影不是奔着金鸡奖、百花奖去;也不是为了带给观众什么审美价值和艺术养分;更不是为了代表中国电影走出国门,什么电影人的情怀、责任感和使命感统统与他们无关,他们的出发点既现实又简单——

一切以金钱为目的,将商业利益最大化。这导致他们的作品离艺术越来越远,离商业越来越近,最后甚至将艺术完全剥离,只剩下娱乐和捞钱。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电影产业井喷,好莱坞等电影大国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的当口,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开始放弃国际市场,只拍摄迎合本土观众口味的影片。在他们看来,守着自家地里的“富矿”不种庄稼,何必劳神费力逾越文化的鸿沟漂洋过海去跟外国人玩什么“文化折扣”呢?况且“不擅讲故事”一直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短板。当视线收缩、格局变小后,一些国内电影人追求“小我”的目的越来越明确,急功近利的心态越来越嚣张,由此导致一些影视作品陷入固化、窄化、矮化的窠臼,功利算计的作品太多,对理想的张扬太少;精明世俗的利己主义太多,有情怀和使命感的艺术家太少。一些影片在热闹的背后,是冷漠空洞的灵魂,在对技巧的追求和营销的过度迷恋中,丢失了艺术最本质的精神。在这样的电影生

漫画 李法明

态下,产生《跑男》这种 88 分钟的四不像影片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一些编剧抱怨说,如今已进入一个不需要电影文学的时代,有些人拍电影甚至不需要剧本,直接找几个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和有影响、懂营销的团队短平快地攒一部戏,他们不重视原创、不思考人生,放弃了文化立场,丧失了人文表达,将拍片完全视为一种商业行为。从目前的电影业态看来,在高度发酵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下,影视界丢失艺术本体,被资本绑架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。正如冯小刚所担忧的那样,若长此以往,不去引导市场,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观众欣赏水准的话,长期的恶性消费或将改变中国电影基因,导致劣币驱逐良币,到时,将无人理睬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曝光度,许多真正有责任和使命感的电影人将被迫挤出这个行业,没有人愿意在一部严肃的闪耀精神之光的电影艺术上耗费气血,那些心中怀着理想和情怀,还在埋头耕耘剧本和脚本的“傻瓜”们恐怕要

《邓小平登黄山》探索名人传记片新模式

本报记者 赵亮

2月6日,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,电影《邓小平登黄山》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。影片以纪实的手法,重现1979年邓小平登黄山、发表“黄山谈话”的全过程,并将当时引人关注的小岗村“包产到户”、恢复高考、香港回归等热点问题贯穿于全片,再现世纪伟人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,重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、小康道路激情澎湃的光辉岁月。

影片讲述的是75岁高龄的邓小平,徒步登上黄山的故事。曾执导过《孔繁森》、《军人本色》等热门影视剧的导演陈国星直言,接到剧本后觉得“很不好拍”。从电影的角度看,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,讲述的故事也不是现代主流观众感兴趣的。怎么拍?不仅要拍好,还要拍好看,是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挑战。”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陈国星对邓小平有着

深厚的情感:“我一直在想,邓小平以75岁高龄坚持要求登黄山,到底是为了什么?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健康?这个理由并不是那么充分。后来我想,这一切的动力源自于爱,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,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也只有这份赤子之爱,才是邓小平下定决心、一定要带领全国人民过好日子的全部动力。”找到了这个“核”,影片就有了魂。

在《邓小平登黄山》的首映式现场,影片的总制片人严从华说道:“2014年10月,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中提到:优秀的文艺作品,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、艺术上取得成功,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。这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艺术创作的道路。今天呈现给大家的《邓小平登黄山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在影片创作初期,我们精心打磨剧本,采用明星阵容,兼顾影片的思想性和市场性。今天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,就等待着这部作品接受市场的考验。”

“一方面我们肯定会采取包场和市场相



结合的方式。其实包场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,知道现在的生活得之不易。另一方面,我们也启用了明星主演,并在故事、内容上精心打磨,用现代的观念讲述一段伟人的

“文艺轻骑兵”:演出百余场,成本不足3万元

本报记者 柳珊珊 彭冰

吉林油田有一支“文艺轻骑兵”,一年间,他们走进劳模和离退休职工家中,走进钻机轰鸣、架架高耸的荒原,走进远离都市的一线岗位,累计演出103场,足迹遍及油田近70个基层单位,用精彩纷呈的节日,给职工带去了欢声笑语。这支“轻骑兵”缘何而生?成员来自哪里?他们往返转战数千里,演出100多场,成本何以尚不及3万元?这支文艺队能发挥什么作用?

吉林油田“文艺轻骑兵”,在该公司的大名唤作“文艺小分队”,由公司工会统率。有着50多年发展史的吉林油田,一直十分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。近年来,公司工会相继组织成立了36个文体协会,1万多名职工在业余时间开展各种文体活动,成为该公司一大盛景。

“2014年,恰逢我公司作为中石油两个试

点单位之一,实施扩大经营自主权改革。如何让文艺活动更接地气,凝聚全体石油人参与改革、支持改革?面对这一课题,我们积极探索新的职工文艺活动形式,文艺小分队由此诞生。”吉林油田工会常务副主席米金余说。据介绍,这支小分队的成员,多是该公司基层员工,此外还有工会干事、退休老职工以及自愿加入的职工家属、学生等,虽然固定演员不到15个,但每个人都各有所长,如快板书、魔术、变脸绝活、二人转等等。今年60岁的吉林油田退休职工史忠,精通曲艺表演艺术,得知公司招募文艺小分队演员时,他欣然“应征”,由于家住得远,每次去公司排练都得倒3趟公交车,但他从没抱怨过。“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,演出也没有任何报酬,但我们乐此不疲。”史忠说:“在石油干了一辈子,我了解钻井工人的不易,每次握住工人们长满茧子的手掌,都感觉特别酸楚,能给他们送去内心的敬意,送去欢乐和祝福,感觉很有意义。”

贴近基层、贴近实际、贴近员工,是吉林

油田文艺小分队的工作方针。为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向广大员工提供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,小分队成员在公司工会指导下,根据各基层单位情况,结合新一轮改革需要,编排了大量题材新颖、特色鲜明的原创作品。男高音独唱《谁不爱咱吉林大油田》、配乐诗朗诵《为劳模喝彩》、女声独唱《你胸前的奖章告诉我》……去年“五一”前夕,小分队专程来到全国劳模王景奎的工作岗位上送演出,周边职工群众闻讯赶来,把现场围了个里三层、外三层。作为吉林油田的“马葫芦工”,王景奎在这个又脏又累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30多年,有着“新时代的时传祥”美誉。文艺小分队把他的事迹融入 to 节目中,演出刚一结束,老王就拉起演员的手,激动地说:“我活了50多岁了,头一次享受这么高的礼遇……这场演出是对我的莫大肯定,今后我还要加倍努力,为油田改革发展再立新功!”

从吉林油田最南端的长春采油厂伊通前

线,到最北端的镇赉县英台采油厂,一年间,

被数钱数到手抽筋的“跑男”们活活气死。

让电影回归艺术,艺术回归心灵

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跑男》等所谓商业电影决不能成为国内电影的主流,它们只是文化多样性舞台上的一朵小小的“浪花”,在大浪淘沙中归入泓流。这类电影充其量只是借电影银幕观看的综艺节目的衍生品,你若拿它当电影看你就输了。真正的电影艺术是用丰富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文化价值观和生活,揭示人性的处境、微妙心理和思想感情,具有感染力并发人深省、引人共鸣的艺术作品。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需要一群热爱电影、愿意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人,将他们诚挚的生活态度、独特的人生体悟和精湛的艺术才华诉诸于影像终端。像十年磨一剑的詹姆斯·卡梅隆、对电影本着“赤子之心”的李安等,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,他们用受人尊重的作品赢得了无数影迷的敬重;好莱坞的科幻大作《星际穿越》也本着对太空技术知识的高度恪守和严格遵循,拍摄得连专业的航空航天人员也看不出丝毫漏洞,虽然我们不能要求国内的电影人都具备这些电影大师的水准,但他们身上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对观众和作品负责的心态,是值得电影同行们镜鉴的。

毋庸置疑,中国电影创作近些年在表现形式、叙事能力、技术创新及类型探索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,其数量和庞大的市场体量达到了历史峰值。但就综合实力而言,我国电影产业成熟的国家还有一定差距,国产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,比如有些电影价值中空、审美虚无;观众良莠不分给劣质影片“捧臭脚”等,国内的电影环境和观众审美尚处在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的乱象状态。

就目前的电影生态而言,我们首当其冲的是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,让电影回归艺术,让艺术回归心灵。曾有哲人指出,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方能生活、写作,但是他绝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、写作。同样,如果影视作品的发展在市场化进程中背离了艺术本质,放弃或弱化了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,就不能称其为艺术了。人们相信,当前是华语电影发展最好的时代,相信“不努力也能红”只是短期现象,付出诚恳和努力的电影最终会得到社会持久的尊重和回报。

工人日报

WORKERS' DAILY

文化周刊

Literature & Art

责任编辑:赵亮

新闻热线:(010)84151608

E-mail:grbwzhk@sina.com

文化点评 朝 阳

胡同庙会难忘“老玩具”
创新生存还需更多努力

据北京日报 在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铁树斜街93号院里,一场被称为“京城最小的胡同庙会”正在这儿举办,款羊拐、翻绳、踢毽子、抽陀螺……三五十多年前风靡两代人童年的各式玩具重现,左邻右舍、大人小孩,挤了满满一院子。面对曾经爱不释手的玩伴,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该怎样玩。

据悉,办庙会的琉璃厂铁树斜街93号院,是家致力于公益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微型博物馆。

背景

羊拐是羊的膝盖骨,在东北地区叫做“嘎拉哈”,源自满语,是过去北方小女孩的玩具。羊拐只是腿骨,共有四个面,以四个为一副,游戏能提高人们的敏捷力,以小羊拐为上品。由于当时北京牛羊内资源不丰富,羊拐在女孩心中尤为重要,通常被涂成红色。

陀螺是汉族民间最早的娱乐工具,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发现,闽南语称作“干乐”,北方叫做“打老牛”。从前多用木头制成,现代多为塑料或铁制。玩时可用绳子缠绕,用力抽绳,使其直立旋转,或利用发条的弹力旋转。

声音

93号院博物馆负责人蒯伟:办这个玩老玩具的小庙会,就是提醒大家伙儿,在意那些我们丢了的东西。那些打小儿就玩的玩意儿,也是北京人的乡愁。

点评

在网络时代,很多孩子每天的娱乐方式,不是手机,就是电脑。这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,也让很多传统的游戏,渐渐失去了存在空间。

当然,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娱乐方式,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选择,不必强求。只是,我们是否能通过改良创新,例如增加传统玩具的可玩性和互动性,或是利用新的技术,将传统玩具玩法在体感游戏平台上体现出来,在留住“玩具记忆”的同时,也让下一代的娱乐方式,不只是终日久坐于各种屏幕前?

烟花爆竹禁放城市增加
老年俗遭遇环保新考验

据新华社 继长春、南京、成都等城市宣布今年春节烟花爆竹“禁放”后,4日,作为烟花爆竹主产区之一的江西省也出台禁限放措施,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,明确烟花爆竹禁限放时间,划定禁限放区域。

近年来,出于环境和安全考虑,烟花爆竹禁限放令在全国越来越多地区出现。没有了烟花爆竹的春节略显年味寡淡。

背景

去年元宵节期间,受不利气象条件及元宵节烟花爆竹燃放的影响,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空气重污染。去年元宵节当天,有33个城市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。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表明,去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,导致北京全年PM2.5浓度平均上升0.6微克左右,而除夕夜零时,长春市区PM2.5浓度峰值达到314微克/立方米。

公安部数据显示,我国实行烟花爆竹禁放的城市有138个,出台限放政策的城市有536个,其中直辖市4个、省会城市19个。

声音

民俗专家、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立华:一些城市禁止烟花爆竹燃放确实与传统文化相悖,但从安全和环保方面考虑,实属无奈之举,让传统文化习俗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必然要求。如果我们能对烟花爆竹进行改良,降低危险性,提高环保程度,或者能找到代替烟花爆竹的节庆形式,或许是比全面禁放更好的办法。

点评

曾几何时,北京一度禁放烟花爆竹,但与此同时,也有珠光宝气等“新俗”出现,既听了响声,也没有因此带来空气污染。

许多习俗本来寓意美好,但是无视他人过度而为,便把原本的习俗变成了味道。而面对环保新考验,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也要考虑好自身的转型问题,例如生产环保型烟花等,有关部门也应当引导公众理性燃放。其实,过年时真正值得“炫耀”的,不在于放了爆竹,送了多少红包,而是一家人在一起,有多幸福。